

《世界著名考古天文学纪实报告》2

The Cygnus Mystery

Unlocking the Ancient Secret of

Life's Origins in the Cosmos

天鹅座之谜

破解宇宙和生命起源的古老秘密

[英] 安德鲁·柯林斯◎著 宋 易 邹 涛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联动
FONGHONG

文晔 尚书文化传媒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天鹅座之谜

破解宇宙和生命起源的古老秘密

The Cygnus Mystery

Unlocking the Ancient Secret of Life's Origins in the Cosmos

[英] 安德鲁·柯林斯 著 宋 易 邹 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鹅座之谜 / (英) 柯林斯 (Collins, A.) 著 ; 宋
易, 邹涛译.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7
(世界著名考古天文学纪实报告)
ISBN 978-7-214-06945-0

I. ①天… II. ①柯… ②宋… ③邹… III. ①星座—
研究 IV. ①P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3842 号

The Cygnus Mystery: Unlocking the Ancient Secret of Life's Origins in the Cosmos
by Andrew Collins
Copyright © 2006 by Andrew Colli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atkin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 The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Limited Company of Chongqing Shapingba
c/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1-169

书 名	天鹅座之谜
著 者	[英] 安德鲁·柯林斯
译 者	宋 易 邹 涛
责任编辑	刘 焱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南京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945-0
定 价	36.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人类对星空的迷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在欧洲西部的一幅 17 000 年前的洞穴壁画中，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曾以一种高度抽象的手法描绘重要的恒星及星群。对这些壁画的创造者来说，这些深埋于地下的壁画肯定在其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如果借助致幻剂的作用和萨满教（shaman）的祭祀活动，他们就很有可能获得了与超自然智慧进行交流的能力。传说中，这些或为人形、或为怪物（由各种动物的不同肢体组成的生物）、或为半人半兽的神灵都居住在我们只能幻想的星空天国之上。

大约 115 000 年前，世界还处于上个冰河时代末期，一个不为人知的种族在土耳其东南部修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石庙，直到最近才被发现。而这一发现，佐证了神话的创立和传承（见第一章及第二章）。这座神庙所对应的星星，正是数千年前生活在西欧的人类祖先崇拜的星星。而且，这些星星的重要意义流传至今，不仅影响了埃及大金字塔（Great Pyramid）和英国埃夫伯里巨石阵（Avebury monument）这些古代奇迹的建设，还悄然融入到现代建筑的设计当中。

这样的例子远不止上面两个，在位于印度、中国、墨西哥和秘鲁的神庙当中，重要星象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在北美土著民族修建的巨大史前土丘和建筑上，也体现出了这样的影响。这些建筑都受到了星象的影响。而这些星星，在他们古老的宇宙起源和造物传说中反复出现，代代相传。在这些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在混沌之初从天国降临，而正直的人死后，灵魂得以回归天国。

一般来说，原住民族和古代文明将银河视为通向天国的“天路”或者“天河”，在天国里，万物远离凡尘，生生不息。如果不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 322）的出现，这种思想可能会在文明社会中流传得更广。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地球上的生命从无到有，自然而生。直到两千多年以后，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才将他的观点推翻，不过，要用科学的手段证明地球生命发源于地球之外，恐怕还要花上更多的时间才行。

全世界的原住民都笃信我们发源于宇宙。我们发现（见第十九章及附录），不论是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岛民还是北美的部落民族、中国的三皇五帝，还是马里（Mali）的多贡部落（Dogon），几乎每一个角落的民族都深信地球上的生灵发源于地球之外。就连古埃及的法老也认为他们在死后会乘船前往北部星空的极乐天国，与造物的天神们在一起。而且，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些一神论宗教中，也有人死溯源的信仰，说灵魂的最终归宿（也就是天堂）就在我们的头顶，云彩之上。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这些思想看做宗教信仰。但是如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终于迎头赶上。人们不断发现能够支持泛种论（panspermia，意为到处都是种子，该理论认为生命源自地球以外的微生物或生物化学物，它们以耐寒性强的细菌孢子形式搭乘太空陨石来到地球）的证据，而高能太空望远镜也发现，在银河系中广泛存在着一种叫做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即 PAHs）的有机化合物，它是组成生命的基本成分。除此之外，人们新发现的能够允许生命存在的新行星数量也在飞快增加。尤其是对 1911 年掉落在埃及的一小块火星岩石的检测中，人们发现了富碳物质，也就是说，在亿万年前，火星上不仅有可能存在生命，还有可能将这些生命散播到了地球上。

如今，科学界基本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他们认为微生物可以在流星和彗星内部生存，并随着流星和彗星一起来到地球。这个观点已经被一些学术论文引用，并发表在业内的刊物上。实际上，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英国的《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就发表了名为《外星雨》（*Alien Rain*）的封面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最新的推测，称 2001 年有重达 50 吨的微生物随红雨（red rain）落在印度西南的喀拉拉邦（Kerala）。就算这些含有 DNA 的细胞状结构最后被证实并非外星生物，《新科学家》和《天体物理学与空间科学》（*Astrophysics and Space Science*）还是对这一话题展开了开放性的讨论，并阐述了其重要性。

由此看来，我们的先祖有可能是正确的，生命很可能确实来自太空。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些有远见卓识的人对生命起源的深刻见解又是从何而来呢？旧石器时代的萨满教徒在宗教仪式中使用的致幻剂很可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是因为它们的作用，才向人们揭示了这些信息，给予了人们启迪（详见第十八及第十九章）。而且，他们很可能正是通过这些在洞穴中进行的宗教活动而得到“神启”，并通过与异世界的交流获得了启发。只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在《天鹅座之谜》中，我会向大家详细阐述人类祖先对天鹅座中的双星系统（binary star system）的理解，以及天鹅座 X-3 星发出的宇宙射线对生命

造成的影响。随后，还会详细说明这种联系如何产生及其在科学界引发的争论。这一切足以颠覆我们对星星影响生命的认识，以及星星对生命进化所产生的影响的认识。一件发生在 17 000 年前宗教建筑中不为人知的事情，是如何影响了全世界天文学、宇宙学和宗教的产生呢？本书将为您一一解答。

安德鲁·柯林斯

2006 年 3 月

目录

CONTENTS

前言 001

【第一部分 北方之谜】

- 第一章 世界最古老的神庙 003
- 第二章 伊甸园 008
- 第三章 通往天堂之路 015
- 第四章 天鹅座的轨迹 028

【第二部分 探秘美洲】

- 第五章 狼尾 043
- 第六章 玛雅天文学 055
- 第七章 通往诸神之路 068

【第三部分 阿尔比恩】

- 第八章 翼蛇 079
- 第九章 天鹅女神 091
- 第十章 生命之水 098
- 第十一章 天鹅骑士与天鹅少女 104

【第四部分 埃及】

- 第十二章 升天的要密 123
- 第十三章 寻找索卡尔 134

第十四章 通往罗斯陶之路 142

第十五章 灵魂之井 149

【第五部分 起源】

第十六章 永恒的天鹅 167

第十七章 第一个天文学家 176

第十八章 宇宙论 185

【第六部分 宇宙】

第十九章 生命的奥秘 199

第二十章 宇宙绝唱 213

第二十一章 天鹅的孩子 223

第二十二章 真神之星 234

【后记】 243

【附录】

多贡之谜 248

〔 第一部分 北方之谜 〕

第一章 世界最古老的神庙

时间回到 11 000 年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我们置身于土耳其西南的部落当中。此时正是午夜，一个由地下房间组成的迷宫在黑暗中蔓延，许多 T 形的柱子支撑着简陋的屋顶，房间内火把摇曳，照亮了光滑石壁上的浮雕。

人们来到这个神圣之地，向拥有伟大神力和智慧的大祭司致敬。今晚，这些洞穴样的建筑显得异常寂静，远山传来了死亡一般的吟唱，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恐惧和不安。

诡异的歌声越来越响，几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视野里，他们身着秃鹫羽毛做成的斗篷，从头到尾，裹得严严实实。他们站在一个圆圈内，眼神望向北方的夜空，在那里，星星幻化出十字形，在刻骨的冷风中闪闪发光。对他们来说，这个图案就是宇宙中生命和死亡的象征。

这时候，吟唱的声音突然变大，眼前的幻想在一刹那消失，我们又来到了另一个神秘场景。时间流转至公元前 4800 年，地点是当今丹麦，同样是夜幕低垂，火把摇曳，在一处沼泽地上正举行一场葬礼，一具少女的尸体被缓缓地放入新挖好的坟墓当中，她的身下是刚从圣鸟天鹅身上割下的一对翅膀，如今成了她柔软的睡床，而她的旁边，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孩子，安详地陪伴着她。

一瞬间，这个画面也消失了，另外一个画面取而代之。时间流逝了几千年，来到公元前 2500 年，我们站在英国埃夫伯里的巨石阵中，映入眼帘的是用巨大的沟渠和地堤加固的石阵，以及一个巨大的石圈。夜幕再次降临，一群人在祭司的带领下默默地等待着十字星座升上西北方向的夜空。这个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之间的面纱很快就要被揭开，到时，生者与亡灵即可得以交流，萨满在异世界行走。

场景改变，我们站在一个奇怪的大石堆上，眼前是吉萨平原（Giza Plateau）上大金字塔的奠基仪式。太阳渐渐落下，十字状的星座在夜空中升了起来，它们象征着掌控死亡和重生的鹰头神。

接下来的场景出人意料，无数印度教的朝圣者——造物神梵天（Brahma）的信徒正赶往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Rajasthan）普什卡尔（Pushkar）神庙群中心的圣坛。昏暗中，祭司吟唱神曲《啊呜姆》（AUM），并向梵天的四脸石像供奉祭品。入口处的拱门雕刻着永恒天鹅（Swan-Goose of Eternity）卡拉哈姆萨（kalahamsa）的神像，是它的创世之音创造了宇宙。

这些画面逐渐消失，眼前出现了另外一个圆形工程，其规模和样式与埃夫伯里巨石阵无异，这就是纽瓦克大圆圈（Newark Great Circle），由密西西比（Mississippi）和俄亥俄（Ohio）峡谷的霍普韦尔（Hopewell，早期印第安人文化，以俄亥俄河谷为中心，约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因其大规模土木工程建筑、庞大的锥形坟墓和高度发达的艺术和工艺而闻名）文明在基督时期建造。

身着羽毛的萨满祭司站在一个被称做鹰堆（Eagle Mound）的鸟足状土方上，注视着缓缓旋转的天路（银河），感知才逝的亡灵会在何时踏上这条“幽灵之路”（ghost road），奔赴天国。

时光飞逝，又是千年已过，我们来到了1953年。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s Cavendish Laboratory）的微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对致幻药物LSD引起的意识状态转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脑海中正酝酿着一种强大到足以解密生命之谜的发现。

曾经有一段时间，克里克和他的朋友兼同事詹姆斯·D. 沃森（James D. Watson）试图分析DNA的结构，因为这种遗传分子能够自我复制，在所有碱基生命形式当中都能找到它的踪影。他知道它的本质肯定是螺旋状的，主干是磷酸糖（sugar-phosphate），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

在自己的理论得到证实之前，克里克是不会停止的。他和沃森继续研究DNA的结构，根据设想的双螺旋结构建造了立体模型，并最终识别出将磷酸糖分子链连接在一起的四对分子，至此，生命的基础分子终于得以明确。

最后，我们来到1985年，瑞士人类学家杰里米·纳比（Jeremy Narby）坐在秘鲁境内亚马逊流域的潮湿雨林中，焦急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地萨满的习惯和语言，尤其是他们声称自己继承了祖先从植物和灵魂那里得到的制药知识，他决定尝试一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于是服用了一种叫做死藤水（ayahuasca）的强力致幻剂。

几分钟之后，眼前的雨林开始被瘴气包围，图像开始模糊，真实的世界消失了，他的灵魂中似乎开始游荡着鲜艳的颜色。接下来，他感到神灵出现并与他交流，似乎要向他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会永远改变我们对地球生命起源的概念。

我自己也不能想象历史上这些毫无关联的事件会改变我们对自身的认识，甚至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的起源以及对死后世界的理解。当我在2004年3月头顶着烈日，满怀期待地翻越土耳其东南部的山地，去探寻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时，我对这些问题还一无所知。

在接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的地方，是哥贝克力之丘（Göbekli Tepe），在当地语言中意为“肚脐之丘”。没人知道它的建造者是谁，考古学家给它们起了个模糊的名字，叫“新石器时代前陶器时期A期”（Pre-Pottery Neolithic A，即 PPNA），意指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后期）中人类尚未掌握烧制陶器技术，且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尚处在冰河时代的时期（前9500—7300）。不管这些人是谁，都是他们修建了人类最早的临时居留地。

他们还在哥贝克力之丘后面修建了三个广场，每个广场都有8~20米长，一个紧挨着一个，并且也使用了独特的T形石柱组成直线形或圆环形来进行装饰，大部分建筑都有3米高且表面平滑，墙面上雕刻着各种动物的浮雕，比如狐狸、鹤、水鸟、蜘蛛、野猪、蜥蜴、鳄鱼、大蛇、猛禽，以及一种大型猫科动物——至今仍然清晰可见。猫科动物的浮雕随着巨石的表面延伸，其它石柱则被雕刻成人形。每一根石柱都显示出非常高超的技术水平，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还无人能与之匹敌。



图1 埃及和近东地图，标注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重要地点和主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最古老的发现

也许，我们有必要将哥贝克力之丘放在时间轴里看一下。在对遗址内的有机物质进行碳 14 元素检测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建筑的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9500 年（很可能更早——见第二章）。也就是说，这个占地面积相当于 3 个网球场大小的建筑群比巴勒斯坦古城杰里科（Jericho）早 1500 年，比世界第一古城土耳其休于古城（Çatal Hüyük）还要早 4000 年。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哥贝克力之丘比最著名的巨石建筑史前巨石柱（Stonehenge）还要早整整 6500 年，比大金字塔的修建年代早了惊人的 7000 年。

还有更奇怪的事，虽然哥贝克力之丘的单根 T 形石柱的重量只有几吨，但是几百米之外的露天石场里残存的一根石柱却有 9 米长，重达 50 吨！

除此之外，最让人费解的是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家居然没有找到任何人类定居的证据。来自德国考古研究协会（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即 DAI）的克劳斯·施密特（Klaus Schmidt）和哈拉德·豪普特曼（Harald Hauptmann）都是考古界中享有盛名的专家，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在哥贝克力之丘并没有发现人类定居的痕迹。这样的结果让他们开始猜想，这里在当时是宗教中心，而雕刻在石柱上的动物浮雕则是家族图腾。施密特的猜测更加大胆，他认为他们崇拜的是一个神圣的“地外生物”，但其身份现在仍不得而知。

也许正是出于这些原因，这个地方才得名“哥贝克力”，因为这是当地新石器时代众多部族的活动中心，而哥贝克力在当地语言中是“肚脐”的意思，指的就是人体的中心。虽然我接受这种说法，也认同它在当时（前 9500-7300）的重要地位，但对我而言，施密特的观点并没有完全表达出建造者对该祭祀性建筑的敬畏态度，而且也没有说明管理这一建筑的人对当地人民的控制权力。

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之后，是随着农业社会而逐渐崛起的技术发展。这一变革被称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发源于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Upper Mesopotamia），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东部、叙利亚北部、伊拉克北部以及伊朗的西北部地区。我于 1996 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天使覆灭之后》（*From the Ashes of Angels*）中提出：新石器革命的奠基人是一群强大的萨满祭司，是基督教里的“守望者”（Watchers）和“涅菲利姆”（Nephilim），他们身材高大，肤色苍白，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曾经与人类进行过交易。并且，发现于支离破碎的《死海卷轴》（*Dead Sea Scrolls*）之中的《以诺书》（*Book of Enoch*）也对此有所记载。

我甚至怀疑，新石器时代的这些祭司也是下美索不达米亚地区（Lower

Mesopotamia) 苏美尔 (Sumer) 文明和阿卡得 (Akkad) 文明的奠基人, 而这一地区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的粘土拓片上记载着神灵阿努纳齐 (Anunnaki) 帮助他们修建了最早的城市, 比如公元前 5500 年在幼发拉底河 (Euphrates River) 河口修建的埃利都 (Eridu)。

这就是我对新石器时代早期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印象, 在 1998 年出版的《伊甸诸神》(*Gods of Eden*) 中我也做了详尽的阐述。同时, 这也是我最终来到哥贝克力之丘的原因, 自从 2000 年在一本德国杂志上得知它被发现的消息之后, 这里就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临行前的一个星期, 我在土耳其的文学代理人还问我能不能来迪亚巴克尔 (Diyarbakir) ——土耳其东南部的行政中心, 主要语言为库尔德语 (Kurdish) ——参加在当地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文化节 (Third 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Culture)。我随即答应了这个邀请, 并提出请求, 希望组织方允许我和我的太太苏 (Sue) 参观我书中提到的这些遗迹, 以及最近几年新发现的遗迹, 其中就包括哥贝克力之丘。组织方和迪亚巴克尔市长奥斯曼·巴伊代米尔 (Osman Baydemir) 批准了我的请求, 并为我提供了一名司机兼翻译——在整个行程中, 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于是, 我马上就要亲眼见证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了。眼前的这些景象, 就像是 9500 年前的外星人岗哨, 在被掩埋了这么久之后的今天, 终于能够首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面目。我在这里以及其它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 将会改变我们对冰河时代之后人类发展历史的看法。除此之外, 我还会向大家展示 17 000 年之前的天文学, 那个时候, 北极星的位置上是天鹅座最亮的星星——天津四 (Deneb)。

第二章 伊甸园

其实，说哥贝克力之丘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神庙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它也只是个地下建筑群而已。在以前，如果要进入其中，就必须经过一段石头隧道，或者向南敞开的大门，而进去之后感觉就像走进了一个凿入深山的黑暗洞穴。这些建筑呈南北向分布，最高的建筑直达山顶，山顶上有一棵树，非常具有标志性，几英里之外都清晰可见。

在我的妻子和导游哈里尔（Halil）的陪同下，我在这里找到了最高的“宗教建筑”和最低的“宗教建筑”，考古学家在它们上面铺了瓦垄钢皮（corrugated iron，一种结构用条状铁，通常是镀了锌的，为防止变形而具有平行的槽和边），用以抵御恶劣天气的侵蚀。也就是说，如果想要近距离观察内部支撑屋顶的石头雕刻，我就必须滑下去，钻进这些石墙的后面。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中心的宗教建筑，这里还是露天的，并没有采取什么防护措施。这是一个由细长石柱围绕而成的圆圈，直径约为6米。与西欧的巨石阵建筑有所不同，这里石头的排列更像是车轮上的辐条，而西欧的巨石阵中，石头只是勾画出了一个圆形。

偶然的发现

就在这个时候，一群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打断了我的思路。人群中有一个老者，脸上挂着微笑，牙齿已经掉光了，蓄着八字胡，头上围着黑白相间的头巾。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当地的农民，正穿过田地，想从一天的忙碌之中抽空休息一下。我们微笑着和他们握手打招呼，导游哈里尔告诉我和苏，说这位老者就是第一个向桑尼乌法市（Sanliurfa）博物馆报告这处遗迹的人。据他称，当时他在耕地，突然发现了一根损坏的石柱，上面还有雕刻的痕迹，随后在一座围墙附近有发现了其它的碎片。

后来，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来到这里，发现这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形成的一座建筑群，与之相似的另一处遗址就在西尔凡省（Hilvan）的涅瓦利·克利（Nevali Cori）附近，位于迪亚巴克尔和圣乌尔法之间。这一处遗址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之间被发掘出来，而主持发掘工作的就是施密特的同事哈罗德·豪普特曼，发掘完成之后，幼发拉底河上修起了阿塔蒂尔克（Atatürk）大坝，于是这里也被水淹没。从雕塑风格上来看，这两处遗迹的修造者很明显来自同一个文明，但是涅瓦利·克利的推算年限只到公元前8400年，两者的时代差距似乎有点大了。

一直到1995年，我正在创作《天使覆灭之后》这本书的时候，哥贝克力之丘的发掘工作才正式开始，随后的每年夏天，发掘工作都会继续。我们到这里参观的时候，施密特他们的工作还没有进行到建筑的最底层，也就是说这处遗址的修建年限可能比我们早先预期的公元前9500年还要早几百年。2006年，施密特出版了《他们修建了最早的神庙》（*Sie Bauten die Ersten Tempel*）一书，并在书中说哥贝克力之丘的建筑工程在12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这几乎让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时间过得飞快，我觉得在这里已经呆得够久了，不便继续打扰，况且要看到更多东西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于是我们回头走向山脊那边的停车场，准备启程返回。停车场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一路上，我边走边想，新石器时代居住在土耳其东南的居民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意义最重大的宗教中心修建在300米高的小山坡上呢？而且，站在这里，山坡南面的景色一览无余，选择这个地点的动机是什么呢？会不会像杰里科一样，是出于防御需要的考虑？或者，哥贝克力之丘的统治者出于对敌人的恐惧而修建在这里？难道当时还有更先进的文明驰骋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啊，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东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土层里并没有发现古代战争的痕迹，也没有发现防御工事的废墟。

而我个人认为，这处神秘的巨石建筑群的选址之谜，与天文学息息相关。对全球这类纪念性建筑的研究都表明，这些建筑在修建的时候都对应了夜空中一个意义非凡的区域。最常见的是与太阳的公转周期对应，比如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时太阳在天空的位置。除此之外，古人还用巨石建筑来记录月球的运动。月球每18.61年完成一次运行周期，这个周期对我们的祖先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很多时候需要观察月亮来计算历法（阴历），以便调整自己的生活。另外，还有更有争议的说法，说这个神秘古建筑可能与天空中最亮的星星甚至某颗特定的行星运转相对应，但是鉴于我们在这里不会逗留太长时间，所以哥贝克力之丘是不是存在这种对应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